南軒集 九終

墓誌
祝文
祭文

一

南軒先生文集卷第四十

墓誌銘

通判成都府事張君墓表

君張氏諱椿字大年漢州綿竹人曾祖諱紘贈
太師冀國公祖諱越舉孝廉考諱濩隱德于鄉
閭贈朝散大夫妣宜人蔡氏君幼孤家徒四立
壁備極艱苦而挺然有志於爲善某之祖妣秦
國夫人實收而教育之逮長能自立鄉邵稱之
忠獻公既貴鄉里家事俾君任責君謹守家訓
杜門讀書身率宗族公祖及時先輸無一事至

官府輕財好施勇於爲義視親姻之祭祀昏葬
不能自給甚者即助之後生子弟之不率訓者
切厲之紛爭不能自決者平處之小大畏伏屢
試進士不遂後亦不復往忠獻公知其可以居
官呼使來南用叔父徽猷公澃致仕恩補將仕
郎君時年五十餘矣施授右迪功郎都大提舉
坑冶鑄錢司檢踏官未上會省員罷故開府儀
同三司劉公錡帥荊南辟爲松滋縣令縣更兵
火之餘重以水潦湮墊徙治田萊多荒又地產
茶方春他路惡少私貨者執兵器旁午甚至剽

略殺人官爲屯禁旅守要隘盜益羣行抵捍莫可遏止令闕官且十年君得檄歎曰世豈有不可爲之邑哉至則以撫輯爲先罷橫歛絕關禁令商旅通行自如榜諭盜使速自新反其業其烏合游手願從軍者請於府爲効用願耕者官給牛種爲營田盜以是衰則又推廣保甲法而行之民欣然從令盜無所措足則上其事於朝朝下之府略施行於它縣荊南至今民兵之盛發端自此然君於此思慮極詳審猶恨其說未得盡用於時也縣歲調夫築堤費不貲吏並緣

爲蕩旋即決壞君詳視向所築率退就淺近不
當其衝吏進塞要害冒大雪躬臨之迄于堅實
明年秋大水堤不沒數尺比退無尺寸圮邑人
謳歌焉乃新夫子廟宮率諸生講誦公居庫庾
次第一新松滋自是始成官府會府增戍官軍
符諸邑治舍君獨以不擾集事虜寇邊它邑人
例多逃徙境內獨倚君按堵及將去庫有餘貲
以代下戶租既去人思之轉從事郎中書舍人
劉公珙薦君可任繁劇差知建康府江寧縣縣
在府下應接期會急星火君先立科條示以恩

信卒以整治閑兵部尚書虞公允文制置荊襄辟君爲准備差遣用薦者改宣教郎幕府事有未便輒盡言公命提舉激賞庫掌庫者武吏公所親信異時無敢孰何君獨勾稽究治或以爲過既代公者乃小人捜剔費用隱微卒不可得公始歎得君助爲多授夔州路轉運司主管文字會轉運判官周升享傳會大官以舟運蜀馬一路騷動且將盡核羨財以獻君推誠勸止非一事至其甚不能過則不敢署文書且與之辯曰昔稱善理財者不過知取予耳今知取而不

知予獨奈何使者大怒搥吏逼公署迄不可則
無如之何時敷文閣待制王公十朋帥夔素以
剛正自任每多君曰使爲屬者人人如張君上
之人寧患過舉耶終身稱道推揚不置已而馬
運卒不可行使者以罪罷且死君致其孥則盡
力君在職嘗以臺檄攝知大寧監半載遠人安
之秩滿通判成都軍府事連帥吏才有餘第所
尚或偏察屬少年爭爲刻新以求媚君居其間
處以靜厚其怙勢妄動者輒面折之帥亦頗憚
焉岷山之下堰水爲利最全獨歲一葺君適董

其役盛冬勞苦不減松滋治堤時或以君年高勸少休君曰民命所繫使身可寒亦爲之何勞耶在職一歲堰獨完方是時虞公已爲相其親部有爲邑府下者自帥以下反曲意奉之君行縣獨問以職事叱責之不顧平生大抵直諒不回例如此使得高位以行志則其卓然表見者又可量哉以乾道六年九月七日微疾沒于官舍享年六十有九累官至承議郎以八年十月甲子葬于綿竹求祚鄉之原配范氏成都華陽人儉順之德實宣于家後公三年沒子男三人

然迪功郎次熙次嘗長女適鄉貢進士范子脩
策二女適迪功郎宇文紹莊其仲季天孫男四
人淳熙三年冬熙以然所記錄其言行走桂林
請予為表予與君同曾祖惟銘之義始於鍾鼎
然與史異記曰銘之義稱美而不稱惡此孝子
孝孫之心也至於後世溢美過甚而無以取信
然則宗族之間自為之抑可信乎予謂惟其實
而已實之所在雖親何嫌抑其親者又觀之審
也若夫誕書妄紀雖踈庸何信故予於此不復
辭而如吾兄之賢予實親見而熟講之於茲之

述盖有所不能盡也嗟夫

訓武郎趙公醇叟墓誌銘

君諱師孟字醇叟胄出昌陵燕懿王之七世孫也懿王生冀康孝王康孝生丹陽僖穆王僖穆生南康脩孝王脩孝生崇温獻公五世皆居嫡長温獻諱令圖是爲君之曾祖考祖考諱子野終襲慶軍承宣使考諱伯莊縣宮郎爲外官終右朝請大夫知道州君生而秀異長無貴驕之習以孝友稱用承宣公恩補官紹興壬子歲調監永州祁陽酒稅秩滿用宗室恩得監潭州南

嶽廟自是之後寓居南嶽蕭寺中屋僅數椽被服不減寒士無他嗜好獨與簡編對潛思博攷矻矻忘晝夜其於國朝法度興革廢置利害靡不周悉至於天文象數卜筮篆籀亦無所不通論古今事纚纚可聽間即游歷溪山以自娛適蓋無復後進意也逮于壬午歲之春先公忠獻留守建康薦君才可以任事操可以厲貪願易文階擢寘清近以為公族勸有旨令赴在所而君時已抱疾喟然曰固願一見君父効愚忠其如疾何且幸得託公族竊厚廩召而不行國則

有刑乃扶持越數驛引疾以歸蓋自始求退以至于終凡任嶽廟者五主管台州崇道觀者四其恬於進取如此始君來南嶽會文定胡公之家在焉君聞所講伊洛餘論而心慕之與文定季子仁仲先生遊餘二十年其間講論問辨固非一端而君自謂吾斯終未有所安也故先生之没君哭之尤哀然而君方年少時性剛而氣鋭遇事輒發不可少忤及見先生長者以來閒暇靜養至於中歲意象循循寬厚和易未嘗有忿色愠辭見於外識君者皆謂與疇昔爲異人

則學力之所變化亦可知矣于後有室家之戚
歷時而情未能遣君頗病之一日晨起灑然有
喜色家人怪而問焉則笑不答已而語其友曰
吾今而後始爲不負此生平時滯吝冰解雪消
其樂有不可名言者矣蓋自是以爲所得不疑
有隱几據梧之意家事亦不甚經念時獨旁觀
老釋之書輾然一笑晚苦末疾以乾道壬辰九
月十七日終于所寓之正寢享年六十有四其
年冬君之友胡寔狀其行使來告曰醇叟不幸
死而無子將以十二月壬寅葬于衡山蘭橋之

原惟是所以詔來世者敢請其念往來湘中熟
君舊矣義固有不得辭者重惟習俗之弊搢紳
大夫往往競於寵利而不能自克如君近出公
族抱負才業而退然終身孜孜求道無所歆慕
乎外柳亦可尚也已是宜銘君積官敦武郎配
王氏先八年卒獨有二女長適將仕郎張衍次
適右迪功郎柳州洛容簿范子文君無恙時或
勸宜以時定嗣子君曰兄弟有子先人不乏祀
是亦足矣而識者尤悲之銘曰
世俗爭騖已獨處兮公族烜赫已踽踽兮天資

剛強變寛裕兮夫豈偶然學所致兮生以其常
死曷悸兮勒銘于丘示來世兮

教授劉君墓誌銘

前贛州教授開封劉君靖之淳熙五年四月二
十四日以疾没于家後三月其弟前太常寺主
簿清之葬君于廬陵先塋之側書來請銘頃予
居長沙聞章貢有學官始至登講肄之堂視其
旁列繪像凡五六皆近歲太守部使者即日撤
去進諸生而告之曰若亦知濂溪周先生嘗通
判是邦乎先生百世師也學者所當尊事於是

以其處爲先生祠使誦習其書問其姓名而知
君之爲賢今得清之所寄行録一編大抵皆贛
之士紀述君之言行謂君之教人首務正其趨
向月校其士以行義爲先視其文論治道而尊
管商談學問而涉佛老言時事而忘讎敵者必
痛抑力排之終日坐直舍雖休沐亦或不出講
質問辯者相踵與之反復無少倦有一善輒屢
奬而申勸之有不善爲之愀然曰吾教之不至
也以故多所感動凡學之事小大悉有條理致
其鄉之老成者使分教席下向有濫居其職者

輒漸自引去士爭趨于學益市書它州使之讀
而丏增其廩以食之自太守部刺史以下見其
懇惻無敢於褻其學政者故君得以行其志顧
之士知有爲己之爲重恥言利而趨於義君之
教爲多故其去官爭欲留之而不能比其死奔
走往哭又爭爲紀其言行欲其有傳夫豈偶然
也哉予於是而歎君雖在下位而能不苟於職
如此且觀其所以教而知其志之遠且大也則
爲掇其錄而書之君字子和本臨江人五世祖
太子太保式自臨江歸京師曾祖戩故朝議大

夫贈太中大夫祖武賢故承議郎考滁故通直
郎致仕母趙氏君資禀冲淡而溫厚中紹興甲
戌進士第初任吉州司戶參軍兼掌獄事即不
爲詭隨更尉邵武上官文符之下有病民者不
經以行及得贛學教授待次凡五年益用力於
經史講論先覺師友淵源及其居官則推己之
所從事者而與其士共之秩滿改官遭繼母裴
氏憂未及禫而君死矣病且革戒其家曰喪事
勿用異說享年五十有一娶趙氏有子曰仁季
女一人惟劉氏自國朝開基以至于極盛之際

世有顯人名在國史忠厚雍睦之風相傳以至於今世系益遠而家法不衰君之兄弟又能克篤其敬相勉以道義藹如也大家子孫能世守如此者其亦鮮矣予雖未識君兄弟而與君之弟相與書辭往來有講論之好來求銘君墓至五六辭甚苦有不得而辭焉銘曰

世之論者以郡教授為不急之官以予觀之使得其人則於其州可以成才而善俗顧不急哉贑之學自紹聖間有賢者曰李朴先之實臨其官今八十有餘年矣而士猶稱之不衰及君又

見稱曰是可繼先之也豈不賢哉予故表而出之

欽州靈山主簿胡君墓表

惟建州崇安胡氏至文定公而始大其上世皆居里中文定公宦游荊楚歲久皇考宣義公淵没葬于荊門紹興初因徙家衡嶽之下於是二弟寔從仲曰安止仕爲朝奉郎生子寔字廣仲是爲君君雖生晚不及親受文定之教而自幼敏茂氣識異於常兒年甫十五從家塾習辭藝從兄五峯先生宏察其質之美也從容告之曰

文章一小技於道未爲尊所謂道者人之所以生而聖賢得之所以爲聖賢也吾家文定之業子知之乎君拱而作曰某不敏固竊有志乎此願有以詔之先生嘉其志樂以告語君雖素羸多疾而矻矻自力不肯寘由是所見日以開明先生之沒君獨念前賢淪落且懼緒業荒墜慨然發憤見於辭色孜孜訪友惟恐不逮講辯反復以求至當議論貴決白不爲含糊摸稜態其居家雍睦而有制閨門内外無不敬愛之或諏其所以致此則曰家道之失和平皆由小知自

私害之吾一以公心惻怛居其間故無事耳始朝奉公没時幼子寓僅垂髫君撫育教訓恩意甚力輕財好施意氣豁然舅之子貧無所依君收養之終身以至族姻之不能自振者賴君區處調護非一而其好善疾惡亦本於天資親朋有過盡言不隱雖甚愚窒不忍棄必反復開導至其以非意相犯則恬不與較平時誦習文定公春秋之說尤患末俗綂系殽辭每舉呂人減鄙之義言意深切其操心主於忠厚為學謹於人倫貴實用而恥空言行事之可見者大抵如

此早以門蔭補將仕郎殆將二紀約居恬然不
急仕進近歲始就廣西銓選得欽州靈山縣主
簿亦未上也乾道九年秋因事至湘陰得疾堅
痞在腰股間醫者誤以快藥下之則益甚亟歸
舊廬以十月庚辰沒于正寢享年三十有八娶
黃氏知鄂州抗之女子男二人大同大有皆幼
一女才及笄君之沒士之識君者莫不爲德門
惜君之賢至其所居鄉里之細民亦曰何善人
之不壽也予與君交幾十五年志意相合歲時
會遇與夫書尺往來無非以講論切磋爲事則

予之惜君又豈常情可比哉嗟夫學者之病固非一端以予觀於近世其大者有二焉貪高慕遠則不能循序而有進負已自是則不能降心以從善是二者抑學者之所甚病也數年以來瞯君熟矣盖務實趨本自反於卑近而虛中求益不私其故常予是以知其所造將不可量也孰謂天之降年止於斯邪學力而未極其成才高而未著於用予之所深痛也予豈不知修短之有命耶是歲十二月癸酉葬于衡山縣雲密峯之東從其先君之兆其友同郡吳翼以狀來

求表墓明年乃克爲之淳熙改元九月戊申述

吳監廟墓誌銘

予自爲兒童時即識吳君子通胸中坦夷善談論豈第人也平時游公卿間以忠信自將一見即欵熟久不以榮悴改自予先公與丞相趙公當國開督府嘗辟君措軍士之食及有疾病者逮予家居湘中君還自北即復來登門先君貶陽山陽山窮僻多癘氣時秦檜擅權焰烈原火忌疾特甚先公屏居閭閻不與人相聞雖向來故吏亦有莫敢以書至前者君獨屢入嶺求見

見必留久而後去年歲間必復來太夫人在長沙君來南必待安問復視先公飲食顏色寧健否歸以告君又與樞密折公善折公貽郴君亦每道郴問勞款曲方儉人帥潭網羅善類搜抉細故以論檜君堂堂往來遷客問自若不顧也先公與折公皆作詩稱道之其激義蓋如此君諱莆子通字也其先自武夷徙家湘潭曾祖惟忠祖仁信父仲明皆業儒君少而孝友既孤事母訓弟有聞于其鄉母病瞽踰紀君精意療治一日復明如初人以為孝誠之感也游京師聲

譽籍籍縉紳間廣西經畧使吕源辟君自布衣
補官爲屬凡所以資源者甚至其可知者如料
莫公晟有它意欲消患未然及并省平觀二州
以寛支移之擾力行法禁以革泉貨出徼外之
弊廣人稱之盜曹成破臨賀餘黨未去君以檄
疾馳入城保其資粮數十萬得無失使者議狀
其功君力辭焉出嶺調官旣入督府復就版曹
辟爲諸路回易總領司主管文字已而從路公
允迪往南京陷于虜深自晦其能亦屢以疑似
坐獄不爲屈竟得脱歸請祠返故居遂不復出

仕矣君論事纚纚聽者忘倦練習典故法令以至山川險易財賦本末出入皆甚悉而又待精於醫始君少時父病瀕死而醫無良且玩視邀重利君慨然閱素問岐伯盧扁之書久而得其妙視脉如洞見五臟詳察其所以然而投之劑無不應如甘蠅飛衛之射郢人之運斤蓋心悟神解非庸醫守係上語者所能睥睨髣髴也計所全活不可勝記在京師時士大夫私識其治法成書相傳以為異及歸湘中鄉黨尤賴之人有持金帛報者即謝不敢受家四立壁處之澹

然紹興辛巳八月五日終于家享年七十有五
是歲是月祔于先塋實衡山武陽鄉娶黃氏先
君卒再娶陳氏子以宗林宗元宗孫伯騏伯熊
伯驥女長適奉議郎李茆次適左迪功郎鼎州
教授王起宗季適進士曠楊林宗屢來求予誌
予自念往在瀟湘君每登堂拜太夫人予以縗
衣侍重親俛仰十五年間風木之悲遂成永感
撫事追昔痛如何言而於君之誌有不得辭也
又念予嘗從先公旁聞君道虜事甚詳云人心
厭虜思念我宋不忘見父老屏處聚語有或至

流涕者嗟乎此非國家它日恢復之本耶近世士大夫計較利害強弱畏虜如虎曾不思天下莫強於義理况祖宗德澤滲漉之深耶予因叙君事憶君所嘗道者而喟然有發於斯言云銘曰

嗟乎體魄藏於斯魂氣則無不之也咨爾子孫歲時瞻省以謹以護致饗于家以敬以事以無忝於嗣

教授魏元履墓表

故台州州學教授魏君元履之喪新安朱君熹

旣爲之志以內諸隧而其子孝伯復以書來請
表于墓某雖聞元履之風而未及識獨時以書
往來相與之意蓋有不待傾蓋而得者又聞元
履將沒者以此屬於予則於孝伯之請反之於
心誠有不能已者故不復敢以荒陋辭元履諱
掞之舊名挺之後更今名則字子實然以元履
行今爲建寧府建陽縣人父大名隱德不耀故
禮部侍郎胡公寅嘗志其墓述其世系甚詳元
履自幼立志不群方是時建寧多儒先長者元
履始入郡庠事籍溪胡先生憲先生器之已而

遍從諸長者游間又適四方所交一時名卿賢大夫多文人行故聞見日廣而聲稱亦日著其爲學慨然企慕古先於書無所不講而於歷世治亂興亡得失之故與夫本朝故事之實尤所諳究爲文章長於論議善談說聽者無倦其居家孝友恂恂謹喪祭重禮法於親鄰卹死字孤雖貧極其力而爲之其居鄉遇歲饑則爲粥以食餓者且請於官爲之移粟閭里賴之視鄉人有不葬其親者請富與之期貧與之費賴以掩者亦以千計其有不舉子者則爲文以告戒之

細民亦多爲之感動其與人交盡其情然不爲苟合長善救失惟恐不及後進有一長必亟稱而力推之位望尊重者苟有不合已意亦面質不置大抵其爲人於義最隆也方年壯時游江湖間過衢客郡守章傑之家會故相趙忠簡公之喪歸自海外傑雅以私怨趙公且希秦檜意逮治其家人勢烈如火元履獨慨然以書譙傑長揖而去傑亦無以害也其天資疾惡勇於爲義類如此元履兩以鄉舉試禮部不第福建路安撫使汪公應辰知建州陳公正同知其賢相

與論薦復爲時相所尼不得召居數歲詔舉遺
逸轉運判官芮公曄率其僚與帥若守六人者
以鄉人所狀行義聞有旨特徵之時宰相陳公
俊卿實當國也元履辭既不獲乾道四年十二
月用布衣入見條當世之務首論修德爲立政
之本繼以正人心養士氣爲言以謂恢復之道
要必以是數者爲先上奬歎開納勞問移晷翼
日詔賜同進士出身擢左迪功郎守大學録異
時學官多養望自高不與諸生接亦不復省學
事元履就職則日進諸生而誨語之視其屋有

弊壞弗支者亟請于朝而葺之其春釋奠于先
聖職當分獻先賢之從祀者則先事白宰相王
安石父子以邪説亂天下不當祠而河南程氏
兄弟唱明絶學以訓方來其功爲大請論奏屏
去王安石父子而追爵程氏列於從祀爲允它
日又白太學之教豈當專以浮言取人宜隆德
行尚經術其次猶當使之通習世務以備官使
皆不聽元履念上恩厚言雖不見用未忍去也
於是時事有係安危治亂之幾而自宰相以下
無敢救正指陳者懷不自已每抗疏力言之至

於三四不報則移疾杜門以書切責宰相宰相
病之遂因元履之請予告使歸既行則罷為台
州州學教授五年六月也元履歸而喟然曰幸
得遇明主學力未至無以感悟効報萬一當益
自勉而已舊榜其書室曰艮齋至是日處其間
紬繹舊學將來其所未至士子有從之游者亦
不之拒而元履病矣病且革顧念君親處理家
事無一語謬其母游氏視之不巾不見也戒其
子毋以僧巫俗禮浼我招其友朱君熹至則盡
以終事爲託以九年閏月壬戌沒于正寢年五

十八娶劉氏同郡徵士勉之兄女先十九年卒
再娶虞氏子男二人孝伯長國學進士孝聞尚
幼所爲文章及論議合數十卷藏于家嗟乎習
俗之弊久矣惟一已之便利是圖而其它有不
遑卹也若元履平日制行以急病讓夷爲心一
旦起布衣有列於朝則無隱君父言衆人之所
不敢言其比於區區自謀者相去豈止十百而
已哉而世或以近名訾之抑昌黎韓子所謂怠
與忌者非邪雖然使元履而天假之年益充其
所志以進其所願學則其所成就發見又豈止

於是而已耶予是以歎惜而書之淳熙元年五
月戊申廣漢張某述

南軒先生文集卷第四十

南軒先生文集卷第四十一

墓誌銘

宇文史君墓表

君氏宇文諱師獻字德濟世為成都人曾祖宗象贈太師魏國公祖邦彥任尚書屯田員外郎贈太師蜀國公考粹中任尚書左丞累封南陽郡公贈少師宇文氏受姓系世之詳已見於少師墓碑故參知政事楊公椿之文始少師與其弟簽書樞密院事虛中俱以文學論議被遇固陵極翰墨之選燁然一時少師晚歲歸安于蜀

盖倦於世故矣長子師牧賢而有文不幸早世
少師念之甚君是時方童稚已挺然不凡日讀
書講問娛侍于前少師每爲慰釋謂是兒且長
殆能繼二父之業少師故時賓客多英俊見者
莫不竦然謂宇文氏復有子矣少師捐館舍君
甫年十有二執喪盡禮如成人事妣福國夫人
黃氏奉承顏色不懈而自奉極儉薄人不知其
爲貴公子也季父直龍圖閣時中素重許可尤
器君懋以問學先用樞密公恩補承務郎服除
差監潭州南嶽廟考滿知漢州德陽縣丞改知

綿竹縣丞暇則慕崔斯立之爲痛掃溉以種學
績文爲事且從其鄉之老成故工部尚書員外
郎李公良臣及其秀士黃鈞李流謙游聞見益
以廣聲稱益以著已而兩丞銓部以微文俱不
報更從外銓擬監漢什邡縣酒稅居其官惟謹
改監漢州在城商稅務未上會詔從臣各舉所
知楊公椿時爲尚書兵部侍郎以君博學有守
聞有旨召赴行在時紹興三十年也君念福國
夫人年高不忍遠去力辭差潼川府路提舉常
平司幹辦公事未上改成都府轉運司主管文

字丁內艱哀慕幾不能自全免喪楊公已在政府力挽君陳下亦竟不前差四川安撫制置使司幹辦公事歷事兩帥其前者寬縱多慢君據義不撓其後者威嚴或過君彌縫其闕幕府歸重先忠獻公雅知君言於朝遷知簡州簡故少事君復臨以安靜民甚便之歲歉饑民爲盜連數郡君所部先事區處得食迄無從寇者以暇時掇論時事之要編白於朝宰相亟稱之未滿秩移知綿州綿爲大州適承頹弛之後帑庾匱甚君獨整科條察蠹弊節用度未幾而經常不

缺郡舊有寃獄佃人殺主之僕而誣其主外臺
執偏見不釋主家死於獄者三人其宅亡辜逮
繫死者又以十數方春天為雨雪地為震歷兩
使者不能決更送君所君詳究其牘得情數語
折之佃人引服致之法人謂可以少謝死者寃
也事益省即理緝學校舍其士者行鄉飲酒禮
使敦長幼之節在郡再歲樞密使王公炎宣撫
四川以請改知閬州錫賚書甚寵閬故嘗為宣
撫使所治地尤重事且夥君先立之規摹上下
趨令惟恐後率以夜漏未盡數刻秉燭出視事

不以爲勞亦不覺有疾苦狀一夕與客評論書
史自若既寢家人輩聞喘息若不屬亟視已不
能語醫不及進藥而終享年四十有七實淳熙
元年七月二十日積官承議郎以郊恩賜五品
服娶郭氏故朝議大夫知辰州黃中之女子男
一人曰紹訓女二人長適唐剛文次許適梁秩
皆進士是歲十有二月晦歸葬于廣都縣靈溪
鄉附于蜀國公塋側君天資忠厚平易與人交
久而不厭或少忤亦未嘗衰家居婢僕不見其
惡聲厲色而至莅官之際則簡嚴自守所謂柔

而有立者伯兄既早世事嫂甚謹待猶子恩義無間言嗜讀書稽考至忘晝夜論事貫穿今古爲文辭贍蔚有餘地所著甚多藏其家初君以二文世科爲念刻苦習進士業爲進士者多推稱之所以鏁聽試類省輒下益力後雖已領州符猶不置盖終其身以是爲歉某嘗以謂自先王教胄子之法壞大家世族不得盡成其才其下者苟從祿利不樂親文墨事至其間讀書欲自表見者則又不屑其世祿顧反以從進士覓舉得之爲榮噫昔之人所望於胄子者豈爲是

哉若君居家孝友涖官廉平溫厚博雅于以進
德孰能禦之顧區區猶以是爲歉何哉某之先
妣夫人實爲君從女兄故某於親鄗間講聞君
行義爲詳紹訓奉其母命萬里致書請銘不敢
辭銘曰
宇文入蜀三百年支垂派別族益蕃少師弟兄
大厥門迭執鴻筆司皇綸二府聯登體貌尊君
生其家愿而溫被服儒素遠世紛編簡浩博貲
剖論部符三州民所恩外若坦易守則敦入言
餘慶兹實存誰其挽之排帝閽哀哉玉立歸丘

原萬里方駕厄其轅尚有銘詩賁來昆

承議郎吳伯承墓誌

乾道六年七月十八日右承議郎浦城吳君卒于長沙之寓居年五十二其子洵以治命奉其襄祔君之母夫人方氏之兆其年冬遣書走告于尚書左司員外郎侍講張某曰先君蘊蓄不克施懼遂泯沒相與厚善莫如公惟是所以詔來世者敢再拜哭授使者以請某讀其書泣而諾之君諱銓字伯承大父朝議大夫獻可以科第起家父奉議郎知常游於諸侯幕以才術聞

君以大父恩補官嘗兩試春官及宏辭科筮仕
監潭州戸部酒庫其調江陵簿及知巴陵縣事
皆以故不上而奉祠南嶽及崇道者前後凡五
中間用薦者改秩陞覃恩遷官賜五品服所歷
謹如此君事親孝謹終喪即澹然無復仕進意
不忍遠墳墓朔望展省嗚咽迄終身不衰天資
狷介貧直疾惡如讎不妄交少不如己意輒拒
不納親黨朋友有過不忍蔽即告語之以此爲
賢者所重愛而其間不知君者亦往往怨訕君
不恤也遇其急難困苦死喪輒推衣食資財以

助無吝色築居湘濱有亭榭華竹之勝而名其堂曰思親蓋其終身之思誠敦篤乎此也嗜讀書吟誦日夜不息深於離騷爲詩慕陶謝紆餘閑澹之趣其思甚苦至所得意心開目明忽不知歲月之度也以是居湘城蓋幾二十年君娶万俟氏右僕射卨之女初僕射自沅州召還將倚以爲相道長沙君爲言天下事極剴切且勸以無畏縮不言負上及僕射得政數以書招君卒謝不往親若舊有官於朝者即不欲以書往來然其居閒每慨然有憂時之志爲政於潭者

往往就君問所宜君為言田畝閭民所患苦未嘗不纖悉反復若有闕失亦未嘗隱方其仕時部使者雅聞其名交薦之其間有不可者輒謝不受方曰士固當擇所託也能自立蓋如此病且革無它言獨勉其子以學且戒曰我死毋得用浮屠氏是亦可見其所存已長子洵將仕郎次沂幼夫名女三人孫男梓予與君寓居鄰墻間一二日輒步相過議論酬唱甚樂別未一載而遂志君墓悲夫銘曰

有特其資不假其施有蔚其文不顯其聞歸于

其宮曰從于親尚其孝思以永祠人

賈仲山墓誌銘

乾道庚寅之歲新零陵守賈君訪予于休沐舍泣且言曰森之弟仲山不幸不起疾念其沒且無聞以嘗獲從游敬請志率五六月一來請自予居湘中有年所矣始聞仲山兄弟居家友睦愉愉如也已而皆識之久且厚予讀書城南仲山適亦葺其居與予鄰日相過也去年予來守新定仲山跨馬送予渡湘行數十里不忍舍予顧見其形色特瘁且丁寧勞勉之別未半歲而

以計聞予固悲之而其兄之請勤懇如此予雅
重其兄弟平日相與之歡又不忍拒其兄之請
於是乎書君諱林仲山其字也其先眞定人後
徙鄭自鄭徙鄆才四世曾大父公直仕爲中散
大夫大父諱節爲顯謨閣直學士顯于時父滐
爲通直郎母張氏君蚤歲能屬文長而値靖康
之亂奔馳江湖間曉以叔父瀛死事恩得初品
官歷撫州宜黃縣主簿邵州軍事推官所至以
能稱其聽訟剖折迎刃大抵得其情歷陽張孝
祥治有聲于時其守撫及安撫湖南率致君任

以事輒辦率部使者薦于朝改宣教郎調知常德府龍陽縣事未及上享年五十有三君一子甚慧年甫十二而夭又一歲而君沒爲可傷也已君喜讀史居閒自抄凡數十萬字皆成誦云

銘曰

聚散氣也修短命也始終理也氣不能不離命則不可違而理則萬古之眞也

張氏墓表

建昌南豐曾氏近世有君子曰發字信道仕爲吉州敎授友睦之行推于其鄉鄉之人皆謂信

道固賢抑有内助以成其德焉爾信道之配張
氏其先舒州人曾祖鼎臣贈太子太傅祖復貫
贈太子太師父漖故朝散大夫知南安軍夫人
㓜孤鞠于叔父尚書右丞澂之家天資靜肅不
妄笑語右丞公賢之親爲擇配信道時爲掾臨
川中書舍人吕公本中尚書郎計公盺亟稱之
遂以歸焉曾君之父樂施家以施而匱夫人自
貴族入其門躬履勤儉不忽細故莊敬而順喜
怒不見於色小大無間言信道既沒教子持家
弗墜厥訓晩歲家益饒而夫人約素不改其舊

寢帷至四十年不肯易一簞亦更十餘年完緝
殆徧令其家俱保藏之以訓示後人然在夫人
秉德有常非其所勉強然也淳熙二年天子奉
觴前殿推恩海內夫人以子搏故得封太孺人
後一年而寢疾一夕語家人輩曰吾病殆不瘳
矣衣在某笥衾在某笥宜亟治具又曰某嫗吾
嘗使之織未歸其直宜即償之明日又視具曰
毋哭徒溷我迺終蓋其平時專靜故死生之際
能如此是歲十月甲申葬于其鄉龍永之月子
男五人長曰持次搏登隆興元年進士第從政

郎前荊湖南路安撫司准備差遣次挹擴擬女
嫁文林郎洪爕孫男八人克冕覽兌寬允餘未
名孫女七人擕在湖南時從予遊狀夫人之行
來請銘不得辭銘曰
專靜而常惟婦之臧儉德之光世篤勿忘

宜人王氏墓誌銘

淳熙二年秋安陸宋文仲與其弟剛仲書來告
其母夫人八月辛酉沒于袁州教授官舍以喪
歸葬求予銘予辭未果又書來曰閏月癸酉既
畢窆事矣敢請立諸墓爲辭甚哀予念文仲兄

弟從予游有年矣其哀亡已誠不忍拒也則爲之書夫人姓王氏六世祖太傅明佐藝祖有勲勞在太史曾祖臨事仁宗爲寶文閣待制祖承提舉利州路常平事父恪爲漢州雒陽令母解氏夫人適右朝議大夫知德慶府宋許生兩男子文仲迪功郎全州清湘縣主簿剛仲迪功郎袁州州學教授一女適承事郎監饒州景德鎮稅万俟傳孫男女凡七人累封宜人享年五十有八德慶君之没先夫人九年葬于衡州衡陽縣五馬山之原夫人之葬寔合祔焉夫人幼孤

事毋稱孝既嫁事姑以恭肅聞相德慶君周睦
內外有恩意德慶君没處家事嚴整教子有法
度見族鄙饑寒者矜念施與惟恐不及平時待
接長幼一以忠信爲主聞人有善喜見辭色再
三爲其子言之不置按文仲之述其大槩如此
徵諸親友之所聞無異乃係以銘銘曰
惟宅之安無有後艱惟安且久以右厥後

故安人常氏哀詞

晉原鮮于廣大任少毋安人常氏大任在襁褓
而常氏去其家既冠而知之則常氏没矣大任

追念哀疚蓋骨立宦游四方中歲歸故里重惟
生不得其養没又不知其處無以塞其悲也寄
書友人張某俾爲詞而紓之詞曰
孰生無母兮予獨甚悲赤子婉孌兮母實鞠之
哺乳以節兮燥濕是宜予不能言兮母實心之
冬之冽兮母予溫之夏之炎兮母予凉之母實
疼兮兒則肥嗟母之恩兮曷其報之予匍匐而
欲步予嘔啞而將語予未能識母兮母胡爲而
舍予而遠去予則於母兮何知諒母心兮念兒
以忘饑年燁燁而浸長兮以思撫予躬兮曷自

孰告予以所從兮乃始滂乎其以泗宗有承兮義則貞堂有君兮恩或難伸逮子旣克知兮則毋已逝而不可見矣予惟罔極之哀兮其曷予已嗟乎毋生子不得婉愉於膝下毋没予不得俯伏于幽宫徒白首兮鄉社滴清淚兮何窮地久兮天長日升兮月常嗟乎此天下之至情也固爾難忘

南軒先生文集卷第四十二

南軒先生文集卷第四十二

祝文

祈雨

服嶺以南土剛而農惰夏秋之交數日不雨已或告病求神雖瀆理不容緩伏惟矜惠下民早沛甘澤周及四境俾克大濟豐年之報敢不敬修

謝雨

近以農夫望歲有請于神蒙神降休沛爲甘澤浹洽周徧一稔有期更惟神惠終以幸賜吏當

虔恭益思不懈以承靈貺堯山離江自降休下云應不旋踵沛澤周洽

祈晴

霖雨連仍勢猶未已深虞浸溢有害秧麥早夜不遑用走控告伏惟矜此下民賜以開霽惟神之惠俾克敬承吏之不恭敢不修省

祈雨

春且盡矣民將蒔田而時雨少靳土膏不滋歲事所係甚重是用奔走控告明神伏惟矜憐沛以甘澤周徧浹洽克濟南畝寔惟神休吏之不

恭敢不修省

謝雨

涉春以來時澤未應深虞農事之艱奔走控告神答如響雷行雨霈連日未已民得以服事南畝吏得以少寬百憂神之賜其何以報雖然苗既蕣矣將秀之既秀矣將實之實而堅穫而周始得以徧充吾民之腹而克應公之須然則自今以往歷夏及秋雨暘之節各適其可無或少愆而後吏之責塞不至數瀆于神某實惴惴焉惟民之凋瘵方歲之豐猶或不舒惟神之聰明

其所臨饗實依乎民吏或有罪願止罰于身而
無貽于民也

祈雨

惟今之歲頼神之休早稻既穫矣而彌旬不雨
禾之晩者秀而未實一簣之功正在今日是用
奔走控告沛澤之賜惟神終惠之

祈雨

惟玆晩稼既視其生長以至于今亦且穗矣必
待一雨之沛而後成實乃或靳焉害于垂成惟
神之仁獨不矜此豈人事有以干陰陽之和歟

政有不平刑有不中驕怠之或萌實長民者之責惟民之寡弱獨何與此盍降罰于吏而苦其民今茲一日不雨則有一日之傷事既迫矣號呼于神惟神其哀念之

謝雨

近以時雨有愆祈請于神蒙神降休應以甘澤尚祈終賜俾遂有秋敢不殫誠仰祗神惠

祈晴

維時初冬氣當揫斂迺者癸酉之夕雷電交作陽縱不收繼爲霖雨亦既彌旬穀之登場者未

暴深虞其積而壞也用走祈于神所冀開霽以成其終導和致順無爲民災敢不敬省人事以承休嘉

謝雪此用之祭社其祭稷神前四句云惟稷有神司我下土幹旋生育功用莫禜餘同

惟邦有社實司其土闔闢陰陽呼吸風雨民所憑依國有彝禮凡我命吏敢不敬事茲冬而溫氣或乖忤陽驕不收壤燥靡附來牟何貽癘變是懼奔走以告俯伏傴僂先以嚴霜知神意許釀陰連朝雲同天宇粲然雪花上下飛舞風無

虐號氣有和豫載積載零遠近周溥沴氛一空嘉祥來下暗物意昭蘇土膏沮洳旣釋近憂亦寬遠慮嗣歲其有兆端已豫何以報神正直是與勿替引之神日聽汝俾我大田有富無窶嗚嗚其歌坎坎其鼓農夫之誠神所惠顧

祈雨

維茲之歲已屆暮春時澤未洽麥苗就槁穀種不入人心皇皇吏用恐懼奔走以告惟神之仁哀此下民沛以甘雨雷動風行周溥霑足以開有年敢不敬恭克承休德

謝雨

近以時澤未應控告于神惟神哀民之生賜以甘雨俾克舉趾于南畝爲惠曷勝惟是自玆以往農事日興所望雨澤相繼仍迄開于有年惟神幸賜之以不倦惟吏恪承之弗敢息惟民欣戴之何有極

謝雨

近以雨澤未溥脊有控告賴神之靈連獲嘉應久燥之壤悉得就耕謹再拜以謝惟是農事之難自玆以往苗而秀秀而實所仰於雨澤大霈

蓋源源也惟神幸終賜以成有年謹再拜以祈

謝雨祈晴

夏至之日某以南畝望雨控告于神賴神之靈應不旋踵今既半月沛澤不翅有餘矣而連綿不已陰氣未收復懼爲下田之菑是用再有請于神望即開霽以終其賜夫久晴而乞雨積雨而丐晴其爲請誠若無厭者惟神矜此下民赦吏之瀆而有以俯徇之自今以往伏願五六日至于旬時雨暘相須無過與不及保我嘉穀以迄于有秋則實拜神之大惠吏之修省其敢弗

虔

秋祭

玆以素秋恪修常事在禮所當報而不祈惟是中秋以來乂愆雨澤今稻之傷者雖不及享然土壤堅燥澤氣不升實預懷嗣歲之慮敢因以請早賜甘澤兆開豐穰實惟神之休

社壇

某被命來守此邦政有闕謬願降灾於厥躬而無以疵癘于斯民惟明神實鑒臨之

社壇

某恭承皇命來守遐藩視事之初祗見壇壝惟
神克相惠綏此民政有乖戾罰止某身

社壇

惟雨暘寒燠之時與不時雖司乎神而寔係於
人之爲某以不敏來守此邦懼智慮有所弗逮
惟神寬之至其自作之愆則願降罰于身而無
以傷乎民則惟神之明

楚望

名山大川神靈莫測望祀之典敢不敬恭肇始
二壇用伸祈報惟神歆格佑我下民俾雨暘若

時歲事登濟罔有菑害以闡神之休惟吏謹當率民奉事自今以往終古無斁

爲龍山神

竊惟古者諸侯各祭境內之山川嚴其壇壝潔其幣牲以致吾誠焉耳後世立之棟宇設爲像貌其失甚矣仁安之山實鎮玆土風雲變化雨我百穀是爲神靈民所依賴而嚴祀之所曠然未講其何以收聚誠意克有感通肇建玆壇亦旣訖事謹率僚屬再拜以祠惟神昭相俾雨暘以時嘉生無癘吏雖不敏敢不率民敬事求以

無替亦惟神之休

諸廟

某被天子命來守此邦靖共爾位正直是與願雖不敏敢不敬斯言惟神實鑒臨之

祭勾芒神

惟時新春陽氣肇舒乃出土牛以首農事致祀于神實曰彛典惟神孚祐時其雨暘順乃嘉生暘以豐年其敢忘神之德

祭海陽山

嗚呼海陽之山呼吸雲氣維邦之望而民所恃

嗟嗟晩稼亦既成穗屬時驕陽垂成莫遂惟神
至仁矜此憔悴觸石膚寸一境是庇沛爲甘澤
成我豐歲孚于下民衣答神惠

祭諸廟

惟玆稼穡幸底有年戴神之休敢忘恩報謹以
季秋聿修常事惟神鑒臨終惠賜之

唐虞二帝

玆以素秋恪修常事威顏不遠俯伏祗承

灘江堯山

在禮諸侯得祭其境内之山川惟山川之靈能

出雲雨故爲禱祀之所依堯山灘江此邦之望
也而壇壝未立修敬無所玆以夏秋之交近旬
不雨農夫望歲之切用敢瞻望再拜以致悃誠
且遣官僚捧祝以告伏惟神靈惠孚沛爲甘澤
俾克有年圖報之修其敢復後

秋祀堯山

玆以季秋萬寶告成謹遣官僚敬修常事仰惟
神靈賜以鑒格

堯山灘江二壇

惟江山之神實爲此邦之所瞻依而壇壝禱祀

無所某用是懼虔度高明之地肇新規摹及玆而成謹率官僚俯伏以告惟神孚鑒佑此下民俾歲婁豐物無疵癘吏當率民敬事其求無斁

虞帝祠

惟斯民之所以生斯世之所以立繄人倫之教是賴而聖人實人倫之至也帝之盛德冠冕萬代固豈下臣所敢贊述蒼梧之野謂帝嘗臨寘緣此邦獲奉廟祀某忝官之初適修常事周視棟宇缺壞弗稱悚栗汗下不敢荒寧肇新規模玆焉獲考敬率官僚俯伏以告惟帝之澤化育

並行動植蒙賴何有窮極敢云此邦獨私其賜

有虞氏二妃

惟神唐帝之女嬪于有虞協德聖神垂則萬代新宮肇建內閣是嚴修祠于春敢率彝典

大成殿

某以愚陋被命臨民早夜恐懼未知所濟惟當精思聖經之法言體而行之庶幾萬一得寡於罪悔視事之始敢祗見于學宮

文宣王

某恭承皇命來守遐藩視事之初祗見于廟爲

政之方備嚴經訓雖曰不敏敢不夙夜敬思力
行庶幾萬一
先聖
某以承學濫兹爲邦視事之初祗見于廟佩居
敬行簡之言推學道愛人之志雖曰不敏敢不
夙夜庶幾萬一
先聖
廟學新成謹率僚吏與鄉之士行釋菜禮敢不
再拜稽首思所以祗若明訓
先師

廟學新成謹率僚吏與鄕之士行釋菜于先聖
敢以先師兗國公配
先聖
玆新棟宇亦旣告成敬奉神像即安于宮

蜀漢昭烈帝祠孱陵

惟帝痛宗國之荒墜憤篡賊之憑陵顚沛百罹
信義不舍至於賢哲顧爲之佐英雄樂效其死
規摹宏遠夫豈偶然天若祚漢豈無其成雖曰
不終正理曷泯眷言玆地昔所遲回風烈猶存
焄蒿悽愴有廟以祀典禮則宜藩臣經從敢不

修敬

嚴子陵祠

某以愚陋被命來守此邦竊仰先生高風於千載之上視事之始恨拘印綬不得躬走祠下敬遣迪功郎嚴州州學教授鄭某往致一奠

祭嚴先生

某竊惟此邦之所以重於天下者以先生高風之所存也雖舊隱之地祠像具設而學宮之中叅嘗獨曠其何以慰學士大夫之思乃闢東偏肇始祀事嗟乎世遠道散寵利相希而事君之

義益以不明惟先生曾不以一毫動其中啓世
祖貴德尊士之心成東京砥節厲行之俗流澤
遠矣翳我多士克承繹之

丞相萊國寇忠愍公祠 公安

國有大議發言盈庭紛紛鄙夫蹙縮經營豈國
之愛惟謀厥身從違之間興喪所分不有英哲
孰相其成一言之決九鼎莫傾允矣萊公社稷
之臣定計澶淵功垂日星匪功之艱其見克明
惟見之獨勇莫我嬰黃蓋一張虜膽已醒是曰
廟勝豈幸之云彼纖雖巧寧屈其伸是非之公

久焉益新叢爾玆邑公所嘗經民之愛公孔悲
以忱有翦者竹爲之發生我來拜公

南軒先生文集卷第四十二

南軒先生文集卷第四十三

祭文

祭虞雍公

惟公起自遠服進登王朝適逢禦敵之辰會靡辭難之色攘袂獨奮力折凶渠之鋒驅車四馳徧當邊圉之寄式符眷意遂正鈞衡堂堂漢相之容赫赫周民之望方三年之坐閱指萬里以言歸顧寵光之至隆在近世而莫比豈期疾遇遽以訃聞帝所咨嗟士增歎息某之愚戇嘗勤推轂之懷論有異同正惟公議之報輒遣薄奠

用將鄙誠公之英靈實所臨鑒

祭汪端明

嗚呼公之盛名盖四十年有如黃鐘大呂鏗然在懸使未攷擊人之望之亦知其爲衆樂之先惟平日之所履每務倣乎昔賢不與世以交鶩不絕俗而孤騫獨好義以款款而懷忠之拳拳茍片善之足取必挽後而推前或所趣之有違敢妄假於色言顧規摹之若是豈斯世之其然昔棲遲於下僚窮師友之淵源逮顯用於王朝論據經而不偏實衆芳之所宗蔚佩蘭而握荃

屢賦政於藩方亦惠澤之究宣晚卧柯山靜觀其旋玩心於羲經不自放而益虔隱聲實之逾隆岢側席之招延何大命之止斯歎莫返於逝川痛易簀於蕭寺無居宅之一椽嗚呼前輩風流于今邈焉典刑云亡後生孰傳念言愚蹤公所知憐義篤金石久而彌堅書猶在手人隔九泉屬拘印綬奔走莫緣孰知予悲滂泗流漣

祭劉樞密共甫

謹爲位致祭于故留守觀文樞密劉公之靈惟公德業孚于上下威望著于華夷宜秉國鈞以

輔明主天不憖遺人之云亡夙蒙公知尤重傷
痛爲位家塾慟哭寫哀

再祭

嗚呼哀哉六月甲子喪我元臣如其可贖何直
百身盖積天下之望已久而關天下之故已深
其明決足以斷謀於俄頃而剛毅足以任重於
千鈞忠誠孚于君心惠澤浹于斯民威名慴乎
蕃究義槩動乎三軍使之主廟堂之上固足以
厭患於未形而置之排難解紛之際不俟施爲
已足以折衝於精神國衞柱石人失典刑此有

識之士所以爲天下惜而至於泣涕沾巾者也嗚呼哀哉忠顯之烈感乎幽明貳卿之忠不忘請纓公自壯歲念其家聲虜馬飲江邑從時災國有大政抗論前陳由斯而來蔚其直稱出身而刑國有大人及其分閫漢池息兵遂登紫樞以翼政經收綱端本用尊朝廷凜然正色公言是伸復牧于藩所至續聞採荒之政近世莫倫旋覲設施靡嬉靡勞左右具宜从而愈新江湖轍環幾老于行人望公歸帝圖厥勤豈不用公未極于成嗚呼哀哉夫子知我匪契之云我之

於公惟義是親相勉相礪期報吾君情深意得
有同弟兄言念作別乙未之春我車入南公往
江濆眷焉不舍語何諄諄豈期一闊而隔死生
精爽在目我言孰聽嗚呼哀哉義當奔走送公
歸輤屬其拘攣王事有程哭公家塾載遣此文
禮雖不豐公鑒其誠

三祭

嗚呼哀哉公之云亡既踰再時匪今之悲百年
之思故歲之冬始奉遺墨一見流淚繼之以哭
墨淡行斜如公瘦癯誦公之言則何昭晰始云

國恥抱恨九原勉予忠義以報吾君中言先公
銘志未立豈無他人命予以筆末復繼書囑弟
及予嗟予何人乃託以死精爽在上耳聞公言
顧雖不武敢忽勉旃銘詩脫草遽遣薦陳獨愬
荒蕪曷詔不泯貽書平甫期守公訓告于二子
同墜厥命惟元晦君實公所敬無求于外惟晦
是聽公之息女當擇于歸顧予雖遠願與聞之
凡公所命當以復公薄奠是將告于公宮

祭唐侍制 立夫

惟公清夷粹溫抗志千古文辭深嚴穆我王度

獻納雍容有感無忤遇民如兒伊敎匪怒及臨
事會不改平素入方忽忽已獨有裕嗚呼惟公
之賢世或知之而鮮克窺其微蓋據梧隱几獨
得忘言之妙故飢食渴飲俱不外乎天機沒無
怛化則亦其宜先君與公道義之交豈獨賓客
之敬藐然孤生早辱過聽推其所懷於公莫隱
方抱鉅痛公復云亡東望鄜水有淚淋浪免喪
之初念篤先友敢遣蕪詞侑此卮酒

祭王詹事

惟公天與勁特世推忠純正色立朝姦邪所憚

其於當今大義胸中見之甚明非苟然假竊者
比也盖自發策大廷至於没齒凡十五年凜如
一日去年之春復來造朝身雖已病愛君彌篤
惟昔先人雅器重公藐然孤生晚蒙公知去違
朝路會未幾日遽聞來訃越在道塗迄今定止
始克遣一觴之奠盖爲玆世痛公之亡而非獨
下交之私情也

祭張舍人 安國

某率某官某就城北祓禊亭爲位致祭于亡友
舍人張公之靈嗚呼去年此時送公湘濱豈期

今茲哭公失聲英爽在目交情不忘邈不復見我涕以滂惟公天姿邁偉發越而不壽考以昌王國今茲之哭豈吾黨私醴肴匪多公其臨之

再祭

嗟乎如君而止斯耶其英邁豪特之氣其復可得耶其如長江巨河奔逸洶湧渺然無際而獨不見其東匯溟渤之時耶又如驊騮綠耳追風絕塵一日千里而獨不見其日暮稅駕之所耶此某所以痛之深惜之至而哭之悲也惟君起布衣被簡遇十年之間入司帝命出領數路文

章之煒煒政事之超卓多士之所共知亦不待
某之贊歎惟其孝友恂恂朝夕則人有不得而
盡知者方自荊州歸某以書抵君謂及此閒暇
專意承志實進德修業之要君深以為然孰謂
會未數月乃有此聞某傾蓋荷知久而罙篤言
有勁切君不以為迂此意何可忘也道阻且長
不得往哭遣致一奠孰知予悲

祭姚端明

惟公早試劇煩見才猷之敏邵晚登廊廟都寵
數之便蕃方新十國之瞻遽作九原之隔凡茲

民吏孰不傷嗟其昔歲朝班嘗奉笑言之欸如今官守幸邁規畫之餘念託契於交承敢異情於生死遠將一奠少見鄙誠

祭王侍郎 嘉叟

惟靈彊毅自立克大其門進登王朝無所附麗從容造膝有見不隱帝稱其直士歎其忠豈期卧家遽以訃告凡百君子孰不嗟痛矧惟交舊嘗辱論心爲國惜賢揮淚無已道阻且遠莫獲走前一奠不腆少致此誠嗚呼哀哉

祭黃侍郎 仲秉

嗟乎孰謂仲秉而止於斯耶念言鄉曲之契萬
里相遇意好特深迨玆朝著志同有幾握手憂
國言靡及私僕之去國君則愴然謂子之行予
胡可久本期有補寧爲絜身嗟乎斯言琅琅猶
昨日事耳去年君歸道荆鄂間數寄手書眷焉
不舍豈期抵舍遽以訃傳始聞其疑已乃深痛
善類之喪士所共嗟矧惟下交情其能已嗟乎
仲秉溫厚而文立朝有忠益之譽爲政有平理
之稱遠業未久中道遽止嗟乎痛哉敬遣薄奠
遠致鄙誠執事占辭隕涕盈紙

祭查少卿

嗟嗟元章而止斯邪修短有命亦奚以悲惟其所有未克究施晉之觀人驗于其私君之在家孝友融怡出而臨民則具是依人之有才患不克勝惟君鍛才遇事風生而能自持以蹈準繩博見洽聞貫穿古今發於文辭溫潤老成尤長論事纚纚可聽蚤登道山嘉言有稱持節蜀道撫循春溫中外踐更名實攸敦前年之秋萬里來歸徃臨秦淮軍民具宜人曰賢勞君靡難辭云何一疾遂以訃家遠茲踰年竟老煙霞訃音

初傳駭愕嘆呀念昔幕府傾盖情親朅來同朝友誼罙深憂時許國則識君心鮮后歸舟班荊共語覺君病餘未渠復故怍君臨別感慨如許嗟嗟元章有志未遂尚約卜廬湘水之涘豈期一別而乃永已君弟在荊銜血星奔君孤藐然孰誨孰存哭遣此奠君乎不聞

祭呂郎中

嗚呼前年之春識公嚴陵望其容藹然有慈祥豈弟之氣知其臨民之不苛也聽其言纚然多故家遺俗之事又知其世守之不忘也別後之

書情何篤也訃音之傳痛何遽也况於令子友義爲深一奠之禮敢以薄而廢耶

祭賓檢正

惟公植德敦靜盖徐公之有常秉心曠夷寔師德之無兢奉職外服去愈見思列官王朝久不改度方屬持符之拜遽遭假月之疑猶冀護藩豈期易簀某夙蒙睠予託在葭莩秖增百感之深奠前一酌之慟禮雖不腆情則可知

南軒先生文集卷第四十四

祭文

祭萬二提刑兄

惟兄植德忠厚持身謹嚴早策名於雋科遂蜚英於賢軌對揚天陛蓋嘗膺綸綍之褒周旋坤維所至有袴襦之詠爰因郡最益寵外庸漢水詳刑茂著平反之實夔門易節有增刺舉之光方聞趣召之恭忽駭抱痾之報竟茲奄忽實重痛傷載惟門户之衰正竊棣常之庇永言流涕莫喻此情恨以阻修無因奔走一奠不腆鄙誠

是將

祭黃運使 清臣

惟靈敦厚爲質而德慈祥惟其所歷阻難備嘗
故於民情尤所究詳景清貞清徐公有常將命
嶺海以身律荒移節來湘風采載揚于彼原隰
馳驅靡遑謂當終更歸近帝旁如何一朝而奄
云亡賓席方設語音琅琅得疾俄頃見聞駭傷
下逮閭里攀嗟徬徨某之所居實邇門墻奔走
弔及執手涕浪念言傾蓋意味則長與人之周
是固難忘疇昔勝日從容豆觴豈期於今來哭

公堂一眞不腆中誠是將

祭趙養民運使

惟靈寶源積慶列鼎傳家宣化承流飛聲籍甚盤根錯節游刃恢然爰入對於昕朝遂結知於宸扆出綸示寵持節分華民瘼旁諮豈憚驅馳之遠邦財益阜生取斂散之權何一疾而不瘳不終更而歸報王畿結綬未酬葵向之壓夜壑移舟遽起薤晞之歎某雅承契好茲共官聯笑語如存忽驚於永已酒肴不腆少寄於餘哀

祭蕭殿撰

惟公氣和而節剛言訥而行敏視之退然初若不能及其當可言之地論議切直風采凜凜中外聳然豈非庶幾乎仁者之勇耶某頃在朝列每見公憂時惻惻備形辭色心竊期之巳而平日之言率皆可復益知其所守有素非苟然者來使湘州某適在遠方嗟再見之難豈謂九原之隔書猶在手訃忽來傳爲時惜賢臨風隕涕一奠遣致少述鄙誠

祭守文使君三十一舅

惟靈席慶鼎鍾之門留心韋布之事跡其壯歲

蔚然懿文況德履之素寬復天下之有裕宜昌遠業克繼先猷方小試於偏州固已稱於惠政未結王畿之綬忽移夜壑之舟宣室受釐不復賈生之召桐鄉奉祀空留朱邑之名某適守邊方遽承來訃載誦渭陽之什渺隕盈襟緬想佳城之阡心馳執紼

祭魏元履

嗟乎仕于王朝自一命而上皆得一論疏時事此古之義而亦祖宗詔也君起布衣服在學省忠言屢發率關大體在他人方且蹙縮畏避君

輒先之亦可謂毅然有立矣世之議者群起而求多於君此盖無足恠然君自退歸以來益務自修以書抵予謂將講學進所不逮予德之而嘆息以爲君異日之所成就其又非予所可量者而孰謂天不復假之年耶君雖未遂傾盖之願而君相與之意則甚厚豈謂竟不克識君耶一眞往致以紓予情

祭儲經屬

惟靈早以藝文有聲場屋晩游幕府簡默自將故鄉渺然覊懷莫寄因循一疾遂至沉綿獨資

同僚共舉終事嗚呼可哀也夫

祭秦致政

某忝桂林首訪鄉之老成而將問政焉人士同辭以公爲稱首公雖已枕疾于家罕接人事然如珠玉之在山淵游于其間者亦足以借其煇潤惟公起自茲上取科第歷事以忠厚廉直稱亦嘗典州有澤于民已乃謝事於未衰優游鄉閭子孫滿前安恬獲福克享上壽在公庶幾乎無所恨矣然公之云亡後生失儀刑之尊吾黨之咨詢之益是用嘆傷爲之涕洟不腆一奠聊

焉此誠

祭甄總管

惟靈早以忠義赴乎功名方排難解紛之時有投幾應變之智慷慨辭氣感動三軍謂當究於設施乃繼遭於排抑逮于晩歲再逢當宁之知旋即九原莫展據鞍之願考先世平江之牘想一時共濟之人念事會之多違歎奇才之難得屬茲假守適值喪舟薄奠薦誠臨風增愴

祭賈仲山知縣

惟我別墅與君隣墻春朝秋夕幅巾徜徉湘西

之別我獨憂君爾然其瘝顧言愛身甫茲半載
遽以計傳推案愕眙繼以泫然惟君之才疏通
而敏惟君之行友睦以謹曾未究施而止斯耶
道阻且長予之悲耶

祭邢致政

嗚呼魯仲生而多艱暫仕輒歸已乃掛冠其才
有餘蓋可撥煩曾不少試老于家山間止名堂
惟適之安牕戶明潔日對厬顏坐上客滿不空
杯樽且復重義周人急難謂享壽康而年亦慳
我家長沙殆若鄉閭故舊益落為之淒愴昔來

玆堂舉酒相看今來玆堂惟白旐丹嗚呼哀哉

祭經幹八己

嗟哉吾兄生也多屯惟生之艱宜求厥齡胡亦嗇之而止於斯命也不齊其孰爲之乙酉之夏過我湘濱撫我苫塊話言諄諄爲我久留去則不忍舟中之別有淚如隕我觀吾兄齒髮未衰願言愛身相逢有時兄復一笑予言甚眞我健且武當復南征側聞還家有以自娛釃酒擊鮮賓筵則都謂當婆娑樂此晚歲豈期訃來駭痛曷已邈在萬里走哭無從寄此一觴酹西南風

祭宋子飛參議

哀哉子飛而至然耶孰無憂患君何酷耶始聞哭子繼曰悼亡念君之親白髮在堂曾未幾田亦以計傳想若曷任摧荒曷全作書弔君下筆不忍道阻且長長聞來信哀哉子飛身竟隨之臨風泫然爲君涕洟如君吉德所遭乃爾惟命不齊孰主張是連陽識君今兩周星離合不常交情愈親湘岸之别自夏徂秋詩墨未乾君已不留有纍者殯誰其收之婉戀兩孫誰其同之里有賢公隣有君子話言平生當亦任此我獨

在遠莫克奔馳一奠往致哀哉子飛

祭南康四九兄

嗚呼同祖兄弟今存四人惟兄能文自于妙齡意其遠大以翼吾門僅守一州才未克伸豈謂玆朝乃傳訃音驚惶慟哭痛心原鴒爲位一奠哀哉此情

同前

嗚呼哀哉惟兄早歲秀發而文泰國之恩篤於諸孫忠獻之愛視子攸均矧惟伯父寔艱寔勤未究之業付之吾兄謂當遠大以翼以承如何

中道車折其輪僅歷一州莫覩厥成嗚呼哀哉某之於兄少長相親論文講藝豈無友生雲川之別慘焉酸辛視兄之容澁而不澩酒酣諄復顧言愛身少孱剛劑以致和平孰期一疾竟以此傾嗚呼哀哉于今幾年遠寓雲濱鴻鴈莫聯每傷予心矧茲永訣痛復可任念當挈歸以近榆枌乃聞知命留葬是云嗚呼哀哉遺字見屬奉之濟零將絕泚筆又何剛明嗚呼哀哉屬拘印紱奔走不能向風長號薄奠是陳猶子幼弱念言惸惸敢不扶持兄言是遵尚惟英爽其或

來歆

祭胡廣仲主簿

惟君孝友之德篤乎天性問學之志自予初年疾惡見其公心臨事知其審慮謂當遠大以究所成如何一朝遽止於此聞訃之始痛恨則多豈惟歎德門失承家之賢抑亦吾黨失同志之助交遊歲久重以昏姻往哭未能薄禮先致涕零橫臆言不復文

祭吳晦叔

嗚呼惟君早登五峯之門即捐進取之習從事

義理今幾二十年思慮益親操履益固而其曉
悉人情通練世事持之以忠信行之以周密蓋
有用之實才而進學之良資也豈謂一旦止於
斯耶其與君論心爲日亦久切磋講究友誼金
石訃音來傳泣下莫止嗟乎往道之艱而同志
益落此予之所悲而且憂也官守所拘未能往
哭一奠遣致言不復文

祭外姑何恭人

惟靈生于相家來嬪德門奉饋采藻克謹晨昏
如賓之敬婦道則宜逮夫晚歲有光安儀允矣

三德協于彤史胡不百年永庇孫子憶在柔兆
獲拜于堂辰幾一周有淚淋浪我悲終天靡怙
靡恃起尋渭陽痛復抵此傷哉道遠一慟奠前
薄禮將誠靈其鑒旃

省墓祭文

某往者惟念古不墓祭之義每來展省號哭于
前不敢用世俗之禮以行其所不安而其中心
終有所未滿者近讀周官有祭於墓爲尸之文
乃始悚然深惟先王之意存世俗之禮所以緣
人情之不忍而使之立尸以享所以明鬼神之

義葢其處之者精矣今兹用是敬體此意爲位
于亭具酒肴之薦以寓其追慕之誠惟事之始
不敢不告俛伏流涕不知所云惟考妣之神實
鑒臨之

南軒先生文集卷第四十四

